

黃帝陰符經註解

崆峒

洞

道

士

鄭

新

註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分而為天地天地分而為萬物萬物之中人為最靈木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於天地有純雜不同故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則道在我矣言天而

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返而言之曰五賊五賊雖天

地之所有然造天地者亦此五者也降而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行于天地而造化在我矣故曰見之者昌

朱子曰陰符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剋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地之所以為性者寂然至無不可得而見也人心之所稟即天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之心自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靜者也此機在人何所不至為堯舜為桀紂同是機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故去而理得矣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機之過者也天地之氣一過則變異見而龍蛇起陸矣人之心一過則意想生而天反地覆矣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同然天序有典天秩有禮人之大倫是也西方之學以此為世網而絕之然而不能搖者以萬變之基一定而不可易也

按唐褚遂良得大極真人所注本於長孫趙國公家以其書為非一人之言如首二句注云聖母岐伯言次四句注云天真皇人言以下皆然問與諸本不同者如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

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諸本逸移星易宿地
發殺機八字當以褚氏本為王

須漢劉氏云天人合發草昧之運也合則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衆人不能者以巧拙之不
同也惟知所以伏藏則拙者可使巧矣人知所以
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
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無邪矣
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
離靜靜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茲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茲生於國有時而必潰五
賊之機亦由是也知之修鍊非聖人孰能之修鍊
之法動靜伏藏之說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道之降而在炁自然而不可逃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
三才既安

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
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為
殺者也故返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然生
殺各得其當則三盜宜三盜宜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主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
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為盜之道也時者春
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

項溪劉氏曰食其時猶列子所謂盜天地之和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靈怪不測也不神者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
類也人知靈怪之為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耳目
所接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也日之數大運三百六十日
月之數小運三百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

六十聖功之所以生知此而已神功之所以出由
此而已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
得之輕命

盜機者即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之
數也見之知之則三盜軍三才安矣然黃帝堯舜
之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
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哉言乎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
用師萬倍

瞽聽聾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返者即耳

日口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趨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死生矣一可以當萬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

朱子曰譬者善聽聲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絕利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本源三返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倍又曰三返晝夜之說如修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須溪劉氏曰三返只是三省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

人之接之物者其竅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視為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無恩之恩天道也惟無恩而後能有恩惟無為而後能有為此用師萬倍必三返而後能也

按褚氏本此下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樂者無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至靜者無滌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此三返之道無

為之至也。若不按一毫者之所為也。然天之道至私而用之至公。是至樂至靜。乃所以有為也。惟物亦然。物之可取者。謂之禽。萬物之相制伏。彼豈有為於其間。蓋氣之自然也。虎豹之於麟。鷹隼之於鳳。非以其才之搏與驚也。此三返晝夜。所以能至於一當萬也。

按褚氏本無禽之制在。烝五字。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恩害。道無不然。此霜雪之殘。所以有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恩也。極而論之。則有無動靜之機。未嘗不相與為往來。故正言若返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為聖也。如其所以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理。以聖天文有地。地理有物。哲知也。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言之。亦如是也。此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於通乎晝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無違也。

須溪劉氏曰。時物粗近也。

按驢山老母注。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文理哲。為書之末句。褚氏本與張氏法。本其下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政在此內。今取褚氏本為正。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按張氏注本云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以期其聖
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
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態地示人
又曰浸字最下得好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
又曰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
勝只管逐些子拱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
又曰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
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
理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
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
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高氏緯卷曰蔡端明云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
善藏筆鋒子觀此書非唯柳氏筆法道結全不類
他書而此序乃鄭澣之作尤為奇絕其曰雷雨在
上與舜旁達後其粹精流為聰明四句精絕不似
唐人辭章至曰礪礪之遇合金匱之秘莫留侯武
侯思索其極尤足以發陰符之用也

按書末數語引而不發頗似深秘奇器萬象不知
何所指八卦甲子神機鬼藏殆所謂術也在人默
悟而善用之云

又按鶴山魏氏曰李嘉猷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信不懈然則知道者固合是二書與易同用云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都梁參學清庵瑋子李道純註

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運行日月大道无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纔言可道即非常道既不可道何以名道或只這道之一字已道了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搏之不可得用之不可既雖惚惟恍不屬聲聞曰希曰夷无有定體若作聲聞會不足以成道若作定體求不足以應變道雖无形因天地生育其形可見道雖無情推日月運行其情可察道雖无名窮萬物長養其名可立易係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非道之形乎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